歷史與空間

粵語流行曲歌詞用韻的疏密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董就雄

時下粵語流行曲歌詞押韻有越來越密之趨勢，甚至傾向句句押韻，林夕和黃偉文作品中就有不少，如黃偉文的《調情》（04年）及《微笑殺人事件》（09）除個別句末字眼外，基本上句句押韻。本文要討論的就是這種用韻方式是否理想。

流行歌詞句句押韻早在七十年代出現，許冠傑《半斤八兩》（76）、《應該要自愛》（76，與黎彼得合填）等歌詞即其例。林夕和黃偉文在詞壇極具影響力，林氏填詞已達廿多年，作品達數千首，為省篇幅，本文只論林夕詞。林氏《披星戴月》（09）是較新的作品，全詞用了兩個韻，如第三句「若有天」三字不與下面斷開，可視為句句押韻。其《約定》（97）一詞除第四段「定」、「膛」、「白」三字沒押韻外，全詞句句押韻。而只是副歌部分句句押韻的作品更多，如《無名份的浪漫》（90）、《怪你過份美麗》（96）等。可見這是他填詞的一個特色。但筆者反而較欣賞他隔句押韻的作品，試看以下比較：

回憶這理想不夠理想/沿途逛世間一趟只有向上/關注遠方得到讚賞　但是我哭以巴開火很牽強/只因想到我們開仗/也因不懂去包容才留遺恨在雪上/是否不記得一個你才有獎/是否只記得所有世人才會不記得我倆（《披星戴月》）

陪我講/陪我講出我們最後何以生疏/誰怕講/誰會可悲得過孤獨探戈

難得/可以同座/何以/要忌諱赤裸/如果心聲真有療效/誰怕暴露更多　/你別怕我（《Shall We Talk》，01）

上引兩段副歌中，前者每句押韻，後者是隔句押韻。但前者聽起來有些緊促感覺，很快就有一個同韻字出現，有點唱不盡興。同時令人覺得聲音欠變化，少了一種回環轉折之美。再看《Shall We Talk》，隔句押韻，但並不覺得少了奇句押韻而有所缺失，反而甚為自然，有寬裕空間讓聽者、讀者思慮詞中深意，情韻綿長，富於變化。當然，筆者不是說《披星戴月》不動聽，由於音樂緩柔、停頓能減少上述緊促感覺，加上歌者聲線悅耳，以及全詞段落間作了轉韻安排；故聽起來也令人陶醉。惟倘若能隔句押韻，令少許急促的感覺釋除，使詞句末有頓挫轉折之美，豈非更妙？

句句押韻古已有之，「柏梁體」詩就是代表。相傳漢武帝與群臣聯句於柏梁臺，稱為〈柏梁詩〉（顧炎武《日知錄》認為乃後人偽作）。王力認為，七言詩從〈柏梁詩〉至曹丕的〈燕歌行〉都是句句為韻，直至鮑照，才有隔句為韻的七言詩。（《漢語詩律學》頁16）但為何鮑照變句句為韻為隔句押韻呢？這裡引一首「柏梁體」詩和隔句押韻的鮑詩作探析：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曹丕《燕歌行》）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鮑照〈擬行路難〉）

前詩悽婉動人，乃千古名作。但從聲音言之，仍然可感覺出與上及流行曲歌詞一樣，缺少靈動變化，聲調平緩而難振起。但鮑詩讀起來就抑揚頓挫，句末字沒有因句句用韻受困而顯得鏗鏘悅耳。王力謂：「七言句句用韻，事實上比隔句用韻的五言詩的音節更促……」句句用韻，音節有過促的問題，這應是鮑照要變句句押韻為隔句押韻之由；也是後世「柏梁體」詩相對較少之因。

另一個「柏梁體」詩趨於寥落，而隔句押韻大行其道的原因，應是句句押韻容易因韻要押得較密而流於韻窮，出現重韻或湊韻。杜甫《飲中八仙歌》句句用「先」韻，韻腳是船、眠、天、涎、泉、錢、川、賢、年、天、前、前、禪、篇、眠、船、仙、傳、前、煙、然、筵，其中船、眠、天、前重韻，「前」字更重了三次，有兩次是在相連位置。古體固然不避重韻，以杜甫之筆力絕對可以避重，但「知章騎馬似乘船」、「天子呼來不上船」中的「乘船」、「上船」形容甚妙甚切，若詩作要句句押韻，實在不得不重，故杜甫仍用「船」字。而「前」這個方位詞，「先」韻中找不到另一個意思相近者，故杜甫用了三次。杜甫《麗人行》亦近於「柏梁體」，全詩除「頭上行所有」、「背後何所見」、「紫駝之峰出翠釜」、「犀箸厭飫久未下」四句外，其他全押「真」韻，這四句沒押韻，全詩反而顯得跌蕩流暢、靈動而富於變化。全詩廿六句中已有廿二句押韻，杜甫絕對有筆力可以將此四句也押真韻，但他不如此做，可見「有、見、釜、下」等字，有令杜甫覺得優於在真韻中選字之處，這也與真韻中最合用的韻字已用窮有關。

■林夕

我們並不是說句句押韻的粵語流行曲歌詞是柏梁體，事實上，只有「句句用韻的，一韻到底、純七言的平韻詩」才是真正的柏梁體（王力《漢語詩律學》頁373）。從這定義看，時下流行歌詞由於大部分轉韻，用韻多是兩個以上，且平仄韻通押，詞句又是雜言，故即使是句句押韻，只能算是近於柏梁體的體裁。但就是因為此情況，故柏梁體用韻的優劣對歌詞創作甚有參考意義。上引兩首林夕詞的副歌，前者句句押韻，整首共六段，篇幅不短，不免有一二湊韻處。如不說「開戰」而說「開仗」；「遺恨在雪上」有湊韻而令人費解處，且「上」字重韻。這應是為了句句押韻而可用之韻已窮盡，故要湊或重上一兩個韻。流行曲歌詞固然不避重韻，但此副歌只有八句，如此短的篇幅內犯重，始終未佳。林夕寫於06年的《深愛》也基本上句句押韻，仍然不免音節略促，但他在副歌卻做了巧妙安排：

多得你的深愛　/啦啦啦.../以後離開悲哀　/啦啦啦.../你種在心內/縱離開　/曇花也照開/終於了解戀愛　/啦啦啦.../愛莫大於深海　/啦啦啦.../要是被傷害　/如為了你/值得我喝彩/你若然不在　/怎麼感慨/亦不悔有這/最動人的愛

以重複的「啦啦啦」三字助詞，將音節放緩，且「如為了你」和「亦不悔有這」（也可視作與下連成一句）兩句沒押韻，故整段顯得自然流暢、重點突出、予讀者更多細味空間。此首詞的用韻明顯優於其他句句押韻者，但筆者仍較喜歡他隔句押韻或押韻較疏的作品，如《K歌之王》（00）、《愛得太遲》（06）等。

綜言之，粵語流行曲歌詞句句押韻容易有氣促不揚、韻窮而重韻湊韻等問題，這從柏梁體古詩及後世隔句押韻古詩的比較中可得到啟示。故詞人創作時，若能將部分作品押韻放疏一些，或用隔句押韻將使音樂效果更佳。有論者以為句句押韻更動聽、順口，亦能彰顯遣詞用韻的功力。但句句押韻同時亦有流於率滑、打油之弊，若非刻意寫粵口語入詞的俗歌，則似不太合適。而句句押韻雖能顯出駕馭韻字的能力，但恰恰有時會因為為了顯示功力而某些地方押得不穩也不顧；且字詞選用受限制，影響及意思表達。況且句句押韻在音節上偏促平緩，這在柏梁體的消隱中已見其先例。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文化觀察

■俞　驊

《跌蕩一百年》的現實思考

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有「中國最出色財經作家」之稱的吳曉波就是一個明證。1968年出生的他，三十歲開始寫書，2007、2008、2009年一路走過四十，先後推出《激盪三十年》上下，電視紀錄片《激盪．1978-2008》，以及最新作品《跌蕩一百年》上下，展現出他對於中國商業百年歷程的完整思考。

尤其是《跌蕩一百年》，由改革開放說起的《激盪三十年》溯流而上，從1870年世界經濟全球化開始，清政府洋務維新，到1977年文革結束小平復出，計劃經濟走向改革，吳曉波以史為鑒、借古喻今，關注現實中國的商業走向。

他在自己博客裡一篇題為《歷史是我們親手編裁的衣服》一文中提到，《激盪》和《跌蕩》四本書「其實都在問一個問題：國家到底應該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在書中，他認為從洋務運動開始，關於這個問題就存在兩種迥然不同的思潮，鄭觀應、梁啟超等強調市場及民間的力量，而李鴻章、盛宣懷等則強調國家商業主義。而歷史一再展現的是國家商業主義對中國商業產生的扭曲，以及「強國共識的破局」。在吳曉波看來，中國商業史的問題在於歷史重複發生，但人們卻視而不見。至今，對於國家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扮演之角色，「書面的標準答案似乎是有了，可是在現實中卻遠遠沒有達成共識」。吳曉波對國企在市場的不斷收購和兼併表現出謹慎的憂慮。

這個擔憂在他另一篇博客《希望歷史不再重複》中也有表述，他講到1870年以後到民國時期，由於國家進步的邏輯強大，企業家階層一直被邊緣化，他們成為「下落不明的階層」。而在西方社會，企業家中的銀行家和律師卻往往與思想家配合，推動社會進步，這一點中國的企業家恰恰缺少。在《跌蕩》一書中，吳曉波雖然講述了百年來這些中國企業家的跌蕩和失敗，但他更多的是為了肯定他們的努力和付出，他希望改變民眾由於貧富差距產生的「仇富心理」，呼籲企業家真正成為未來中國重要的進步力量。

全書採用企業史人物與企業史綜述結合的寫法，體現了上述兩個思考，而這種思考在現實的經濟觀察中成為吳曉波的核心觀點。2008年4月8日，香港中信泰富董事長榮智健辭職，吳曉波在4月21日《東方早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榮智健的三個錯誤》的文章。文中他提到，榮智健第一個錯誤，是「沒有擇機讓榮家資本獨立」，第二個錯誤是「對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第三個錯誤是「沒有着力培養下一個榮毅仁」。這三點背後談的其實還是民間企業家與國家商業主義的關係。吳曉波對於榮家這樣一些影響中國百年的商業家族，研究是深入的，他在《跌蕩一百年》中也有詳盡的敘述，他從「榮智健辭職」事件中讀出的不僅是榮智健從中信系的出局，更深的是榮家需要重建對中國商業進步的影響力。

一位當年和吳曉波在復旦共同辦刊的朋友評價他是「思想者」，正如他寫的歌曲《花開在眼前》一樣，《跌蕩一百年》思考的是昨日的跌蕩，眼前的花開，更是明天中國商業的繁盛和延續。

跌蕩一百年
中国企业1870-1977（上）
吳晓波 著
跌蕩一百年
中国企业1870-1977（下）
吳晓波
■吳曉波和他的《跌蕩一百年》（上、下）

■陳困困

走過大江與大海

龍應台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這的確是我不知道的1949，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勝利」的姿態，所有的講述也都是以「勝利」為前提，這些都是從我出生就開始了的。於是我們理所當然的忘記，在「勝利」的大紅紙的遮蓋下，原來還有一面叫做「失敗」。

六十甲子，普天同慶。然而龍應台卻輕輕掀起大紅紙的一角，講述了一個了不一樣的故事。正如她在媒體訪問中所說，這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講的是「失敗者」的故事。不僅僅是國民黨這一個大的失敗者，更是無數具體而微小的普普通通的「失敗者」。1949年遷台的國軍士兵和平民，在內戰中被戰爭雙方抓壯丁而家破人亡的百姓，輾轉逃難到越南又被遣送進難民營的學生團，在台灣日據時期長大並效忠天皇而在抗戰結束後被審判的台籍「日本兵」，還有所有這些人的家人們。

然而，他們走上了「失敗者」一方，卻是因為再偶然不過的原因：一次賭氣的離家出走，一次年輕氣盛的輕率選擇，坐上了去往這個方向或那個方向火車，錯過了或趕上了這一班船……每一個細小的選擇，都如同蝴蝶嬌嫩翅膀，微小的震動卻在大洋的另一端引起巨大的波瀾。從此，他們的人生軌跡連同榮辱徹底改變。在之後的60年裡，他們做出多大的犧牲，忍受多麼殘酷的傷害，但無論他們付出了多少努力，命運都讓他們站在了「歷史的對立面」。

在閱讀的過程中，好幾次掩卷不忍卒讀，只因為看到他們每個人曾經經歷過的最平凡的人生瞬間，是怎樣被放置在歷史的大背景下被撕扯碾碎：母親遞給自己出門的獨子一張燒餅，她不知道這是六十年的分別的開始；兩個山林裡的好友結伴出門遊玩，看到政工宣傳標語怦然心動，他們不知道即將踏上有朝一日兵戎相見的道路；一個女生遞給一個男生一卷《古文觀止》，她不知道它會成為幾百個中學生在此後若干年的異鄉囚牢生涯裡僅有的讀物。所有這些故事在異日都將會被劈成兩半，分別貼上不同的標籤，而故事的主人公們對此懵然不知。

這會是一本讓許多人覺得「不舒服」的作品，因為它在某些歷史事件上不同的立場，因為某個人在其中流露出的評價，因為它冗長而又單一的主題……但它記錄了我們已經忘記或者即將忘記的東西。某日，你打開書頁，在閱讀發現自己漸漸被推到了那個被我們忽略或蒙蔽的時代，沒有選擇與逃避的餘地。於是，只能繼續閱讀，思考那些不僅僅是我們的父輩、祖父輩的歷史，其實也是我們自己的歷史——是誰怎樣把我們帶到這個世上？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現在與未來也同樣包涵其中。

在六十年過後的今天，歷史已經漸變成積滿灰塵的故紙堆，成了考卷上一道道的填空題，戰爭電影中的流血畫面都變得那麼唯美，那些經歷過戰爭殘酷的老人們一個接一個的離去，戰爭中的「生死離別、民不聊生、妻離子散」這些詞語，僅僅成為了詞語本身，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已經不再能感受到這些詞語中所包含的切膚的傷痛。

當走過大江與大海，重回歷史的源頭，我們才重又發現，原來每一場戰役傷亡數字的背後都有一個名字，在每個名字後面都是一條生命，都有一個家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六十年後，在歷史的風雲際會之下，在意識形態標尺之間，在重重政治道德的拷問背後，也許我們該重新思考那一個個「人」的悲歡生死對於「國家」的含義。

文訊

大學記憶與人文教育

關於中國大學的「歷史記憶」，既取材於過去，更牽涉到未來—正是今人對於「什麼是理想的大學」的想像，決定了我們追懷與敘述的方向。是百年還是千年、是東方還是西方、是正史還是野史、是政治還是學術、是科技還是人文、是商業還是文化，所有這些追懷與敘述時之「分道揚鑣」，絕非只是書齋裡的空談，它決定了中國大學日後的命運。在如此波濤洶湧的社會轉型中，大學裡的人文教育，面臨何等尷尬處境，將有什麼樣的發展前景，值得你我探究與深思。

講者：陳平原教授
（北京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雙聘教授）
日期：2009年11月2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4時30分
地點：創Bookcafe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2字樓[MTR中環站C出口]）
語言：普通話
傳媒查詢：25978658林小姐

琴台客聚

香港史尋蹤

黃仲鳴

吾友楊國雄所著《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出版，二零零九年），出世多月，一早就想寫篇書介，奈何事忙，拖延至是夜，執筆之際，忽聞電話響，一聽，赫是吾友也，剛由加國返，世事之巧合，一至於此！

電話得知，楊兄正撰寫一部香港戰前報刊所出特刊一書，聞之不禁雀躍。勾沉香港報業史料，楊兄不遺餘力，唯聞執筆甚緩，不知何時殺青云。

楊國雄原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館長。在職期間，搜羅香港史料幾到無所不鑽的地步，赫赫「戰功」，乃是把吳灞陵的藏書藏報藏刊，全搬到孔安道去。吳灞陵那批資料，正好填補了當年香港報刊史的空白。

又如書中有篇述《香江晚報》者，我踏遍廣州各大圖書館，都未得見，孔安道卻存有許舒博士捐贈「諧部」合訂本一冊，所收由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起至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一日止，這當是楊國雄的「戰績」。丁新豹在〈序〉中，指楊國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而豐富了大學圖書館；移民加國後，這種精神仍不倦，足為各大圖書館的典範。

說回《香江晚報》，單憑「諧部」，不足以窺見它的全貌，但「諧部」的內頁，仍存有「莊部」的新聞，提供了不少那個時期的資料；最為特別的，行文雖用淺白文言，轉述人物說話時，往往採用粵語；對粵港人來說，更見神韻，更見親切也。這種報道方式，輒為香港一些報紙襲用，至今不衰。

《香江晚報》創辦和結束經過，楊國雄搜獲的資料至為豐富，由人事組織、人事變易，甚至社址，都備極詳盡，方便了不少研究香港新聞史者。

另如介紹《有所謂報》和他的創辦人鄭貫公，是我迄今所見最為詳細者。我任教「香港新聞史」，這兩篇文章都向學子鄭重推薦。當然，《有所謂報》很多學者都有專章專節提及，卻無楊國雄的「精」；至於述說《香江晚報》那篇文章，則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可供參閱了。

《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分為「專著」、「報紙」、「期刊」等輯。可惜，在「報紙」那輯裡，除《有所謂報》和《香江晚報》外，只寫了《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的紀念刊而已，以楊兄所目睹過的資料，當不止此，但正如他在〈前言〉所說「生性疏懶」，致久無新作，望其「的」起心肝，新著盡快脫稿，以饗讀者。

書名初看甚怪，然縱觀全書，卻覺甚有意義。在「專著」部分，介紹了香港第一部有關香港的中文專書《香港雜記》，更有〈香港睦鄰史——《香江酬酢集》和〈香港戰前社會的實錄——《香港市政考察記》〉，另如有關古廟、蓄婢史、百貨公司等文字，當可為香港早期的身世，勾出了拼圖式的影像；此外，期刊部分介紹了不少香港早期的婦女雜誌、工會刊物、鄉族刊物、校刊、文藝雜誌等等，楊國雄為港史尋蹤，盧瑋鑾說他是「先行者」，確是至言。

■書名初看甚怪，若縱觀全書後，必能領略其意。（圖片由作者提供）

翠袖乾坤

伍卓琪叔叔

伍淑賢

從利舞台健身房下來，突然想喝夏枯草，便到街角以賣龜苓膏著名的涼茶舖，坐下來要了一杯。午後很清靜，抬頭一看，見壁上有放大剪報一張，赫然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廿一日《電視周刊》伍卓琪中醫師的短文，題為「麗的呼聲銀色電台『飲食與健康』節目／龜能補真陰清血毒」，大意是說龜肉與龜板的藥性，對癌症、風濕痺病、甚至糖尿病的療效，又引蘇頌《圖經本草》及清代詩人袁枚的文章佐證。在熙攘的銅鑼灣，是一道清泉。

行文至尾，還有段「編者按」說：「本節目於四月十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在麗的呼聲銀色電台播出。同時，由伍卓琪中醫師解答聽眾來函。」

伍卓琪是六、七十年代有名的中醫。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有次陪媽媽去伍大醫師在灣仔的診所看病，好像是電車路上的舊式大廈，有一排長長玻璃窗、廳很大那種，陽光很明亮。想不到醫師當時已是跨媒體人了，又電台又雜誌的。我在電子手帳上查過，七二年四月十六日是星期天。一個星期天晨早八點半的節目，可以大費周章在《電視周刊》上發表，還要鄭而重之的解答讀者來函！

大家閉目回想，在那個年代，一家人戰戰兢兢拿起紙筆，寫下一個醫藥或養生的問題，貼一個女皇頭郵票，恭敬寫上麗的呼聲的地址寄出去。然後每星期日早上，黎明即起，梳洗乾淨，在一個像電視劇《大鬧廣昌隆》那種唐樓客廳，扭開巨型的麗的呼聲收音機，伏在圓枱上聽伍卓琪叔叔做節目。等着等着，愈來愈緊張，等了幾星期，等到最後，大醫師終於讀出我們的信了，還答了問題，太高興了。以後幾年的親戚拜年和嫁娶飲宴中，都要反覆笑談很久。一個中醫師，成為小市民潰不成章的家族史的一部分，儼然大明星。

因為醫師也姓伍，所以我印象特深。網上說，他生於一九一四年，如果正確，醫師已九十五高齡了。其實我媽媽不在幾已廿年，只因為一杯夏枯草，勾起一筆往事。

海闊天空

成也敗也新生代

蘇狄嘉

美國中期選舉剛剛結束，由於只是地區政治人物之爭，除非選情有戲劇性轉變，大幅度傾向某一政黨，否則，只屬於美國內部新聞，甚至全國性的主流大報也吝於報道。

今次比較特別，各通訊社皆採用了兩個州的州長選舉結果，原因是它們原本是民主黨的票倉，總統大選中支持奧巴馬、州長寶座長期為民主黨人所據。如今，奧巴馬高票當選不到兩年，兩州竟然相繼失守，震動白宮和民主黨，外國觀察家也大為意外。

分析家認為，新澤西州和西弗吉尼亞州的經濟不振、失業率高企，是現任民主黨州長不能連任的主因，奧巴馬「改革現狀」的競選承諾不能及早兌現，也有部分責任，流失了大部分獨立選民的支持。

大教授從年輕人網頁一些對話，歸納了另外一個因素：上述民主黨失利的兩個州，投票率不高，尤其是年輕人，這可能是民主黨今次中期選舉致命傷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奧巴馬和民主黨在上次大選中無堅不摧，取得大勝，主要是鼓動了大批首次投票的年輕世代。如今，這些族群的參政熱情減褪，退縮回自己的小圈子裡，不再出來投票，民主黨便失利。

這次美國中期選舉，有另一個華人社會關注焦點：紐約市。

紐約市曼哈頓和法拉盛兩區，分別選出了兩名來自香港的華人市議員，創下百年紀錄；另一位來自台灣的華人劉醇逸，就當選紐約審計長，下一步有望競選市長寶座。

曼哈頓和法拉盛都有不少華人聚居，尤其是法拉盛，這個「新華埠」位於皇后區，幾乎全區都是亞裔人士，從地鐵站出來的幾個街口，店舖雖有英文招牌，從店員到路上行人，絕少碧眼金髮的老外。

百家廊

Charles 在印度山區（下）

任　方

學校老師除了教課，還要集體為自己準備一天的兩餐：早餐和晚餐。米、麵都是從市場買來的，每次買糧食時，大家輪流背着四十公斤的大袋子去扛回糧食。蔬菜都是自己種的，菜園裡最多種的有洋蔥、生薑和大蒜這些容易生長的菜。還有稀少的黃瓜、葫蘆和水蘿蔔，由於大多是男老師，不太會做飯，所以做麵包的麵常常合的太稀，以致怎麼也做不成一個麵包樣兒，或者是做好了，但怎麼也放不到火盤上，有時候放上去了，卻是烤過分了，硬的根本就咬不動。沒有做過飯的Charles在這裡學會了切菜，做麵包，雖然是很簡單的飯，但對於不熟悉的他來說，真是一項大工程。孩子們幫着生火，火堆都在地上。

沒有調料，他們在薑汁中提煉酸，在自然芹中提取苦（代替鹹），這些東西合成以後竟然還真好吃，他吃常人的兩倍，因為是自己從頭做起的，大家笑他胖了或瘦了，他聽了哈哈大笑，其實很多時候他並不覺得這一切可笑，但他說他必須讓自己笑起來，他用「迎合自己」，「讓自己興奮起來」來形容他需要笑來抵禦時時襲來的冷清和寂寞情緒。

5點以後，他會去和孩子們打球，然後坐在山坡上看落日。太陽從山間漸漸下落，然後夜幕降臨。他披着山風回到學校，教同事們學習英語，有時候自己練習Hidi。

學校的七十個孩子來自不同的種族和宗教：穆斯林、印度教、佛教、尼泊爾部落，他們大多居住在周圍的村莊，有的要徒步二十里來上學，學校沒有宿舍供學生留宿，但對一些被家長拋棄的孩子，學校非常慷慨，提供食物和住地。

學校的課程由於學生的背景、年齡、水平太參差不齊，所以不能使用通用的教材。老師和同學結合他們的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是目前教育的一個宗旨。Charles在學校要給學生灌輸，但更重要的還要教學生一種學習方法，他要不斷地觀察學生對課程和教法的反應，不斷地改變，添加他們自己的教學大綱。他非常享受自己將英語語法、幾何代數等和非洲的地貌、非洲的野生結合起來和同學們探討的教學法，他的課堂沒有太多的照本宣科，學生們非常投入，常常的，他們在對科學和地貌的驚嘆唏噓中明白了一個英文的語法點，然後他們會縮縮脖子吐出舌頭嬉笑着表達他們由衷的高興。在山區簡陋的學校，Charles和同事們追求的是親自實踐，融合自編的教學大綱，針對孩子的特點和發展可能性，同時又吸收政府教育大綱的方法。

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還在摸索階段。但是每當學生們由於理解了一個知識點，臉上發出最樸實、最真實的微笑時，Charles說這是對他的付出的最好的回報。他們的理想是慢慢實踐、不斷改進，最終他們要將這個方法推廣到這個地區，甚至整個印度。

在大山裡，Charles很多地方沒有去過，基本上就在學校裡。因為那裡除了山嵐，再也看不到什麼，那裡的夜在下午5點後就已經降臨了，7點鐘時空氣好像都被冷空氣凝結了。在馬紹爾群島時，Charles常常和當地的孩子們在月下讀書，圓月時，夜好似白晝。可是在這裡，即使是圓月夜，大地卻是一派冰冷和灰暗。在那裡，他聽到的最多的聲音就是山裡的回音，只要大聲喊，總可以聽到重複的聲音。那種瀰漫在空氣中的聲音讓他想到了遠古。

最近的一封信上，他告訴我，在印度傳統的「光明節」那天突然停電了，一般停電都有預報的，可就在那個日子，好像要和人們開一個玩笑一樣，在天色已暗，老師們開始做晚飯的時間，電突然閃滅。那一天天氣特別冷，沒有星星。什麼都做不成，老師們開始借助Charles的應急燈在廚房外面點起了篝火，手烤在火上，火光映紅了每個人的臉龐。Charles端着茶杯，慢慢地往杯子中加牛奶。這時他的同事也是這個學校的當地負責人Abujia低聲問他道：「你思考過『改變情緒可以改變環境』這個問題嗎？」Charles問，「你是說，人的情緒可以改變環境？」「不，環境不可能馬上改變，但是如果人的情緒改變了，他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件事，這樣環境也好像改變了。比如在『光明節』我們停電，如果我想，沒有『光明節』的話，我們根本就沒有電，每天人們都得生活在黑暗中。這樣一想，我就覺得即便今天突然沒有了電，我們已經非常幸運。從前我會因為沒有電，沒有學上而非常懊惱，但是我改變了自己的思維。沒有電的時候我就想我怎樣能讓電用在我的村子，怎樣能讓學校建在我的村子。」

藉着火光，Charles看到了Abujia臉上顯現出的無比從容。Charles想這也許就是大山中這個學校非常艱難的從無到有的原因，初見Abujia時，聽他說他要通過辦學校來改變這個山村、這個小鎮、這個小城、甚至更廣的地域，Charles覺得他是否太理想化，可是現在看來，這一切是有可能的。就像他那麼堅定地辭別了繁華的紐約，辭別了蒸蒸日上的上海來到這大山裡一樣堅定。Charles就是跟這樣的一群人在一起，每個人，不論是當地的老師、學生，還是從外國來的志願者，他們都需在大山中腳踩着崎嶇，時而由泥濘的小路走進土坯蓋成的簡易學校，校舍那麼粗糙，簡陋，然後讀書的朗朗聲依然響亮地從那裡傳出，藉着大山中的回音衝向天際。

這個時候，電來了，身後校舍中的燈泡開始閃亮，燈絲滋滋作響，房間那麼明亮，他和Abujia對看着彼此，眼睛裡閃出了比燈光更明亮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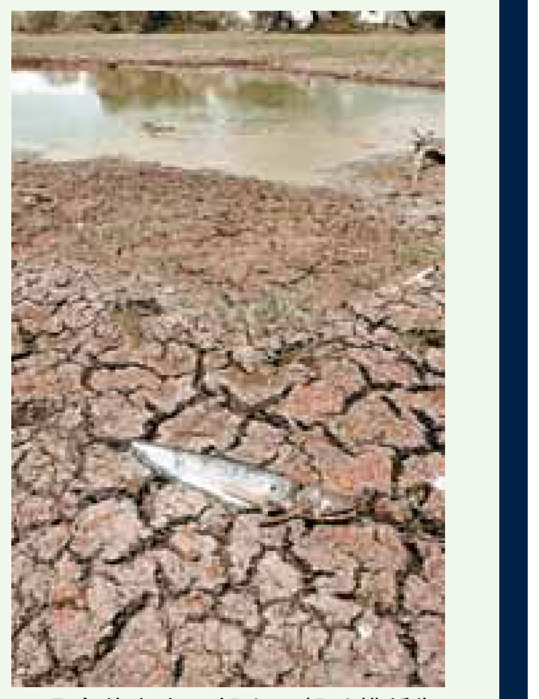
「我們要多爭取援助，讓每個教室至少有一台電腦，讓學生每天有機會看一次世界。」

「我們還要建自己的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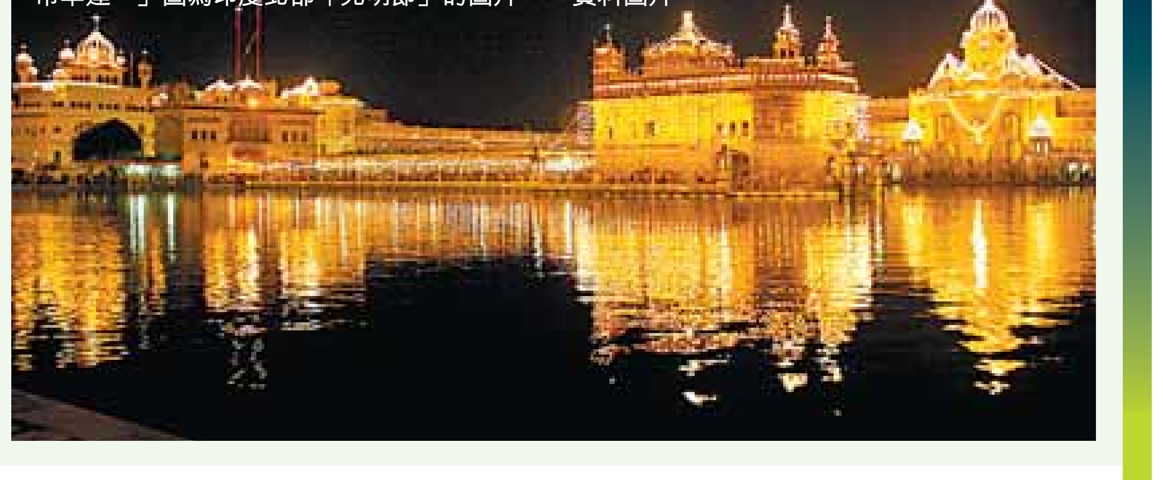
「我們還要修建自己的運動場，組織自己的板球隊。」

……

他們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這些理想在山嵐中不斷迴響。


■貧窮的印度北部人民都以耕種為生，遇上荒年，日子絕對不好過。圖為印度北部Bharatpur。　資料圖片

■「在『光明節』我們停電，如果我想，沒有『光明節』的話，我們根本就沒有電，每天人們都得生活在黑暗中。這樣一想，我就覺得即便今天突然沒有了電，我們已經非常幸運。」圖為印度北部「光明節」的圖片。　資料圖片



杜亦有道

所費無幾

阿　杜

「西九文化區」擾攘了五六年，連當初的發起者民政局局長何志平也卸任多載漸為人淡忘了，「西九」還是漂蕩在填出來的西九海濱，從中港城碼頭邊望去，已是綠草如茵之一片芳草地了，再拖得兩三年，大可舉辦一次「西九文化創意十周年紀念」大匯演，沒建成文化地，就可以先來一系列的文化概念慶祝，平白加添了香港「文化港」的形象，可能這才是「西九文化」之真正意義和目的。

沒有真正建設文化而達成突出文化形象，這正是其創意之所在。而最近有個人亦把昔日之瘀事重提，「兜篤將軍」重回香港推出所謂新著作，講述他零三年「沙士虐港」歲月時主辦的「維港巨星匯」之決策過程，當年整整花去了港府公帑一大億元，而且那時正是香港風雨飄搖中的艱辛歲月，如此敗家，丟財失臉，當然萬民齊轟，如今此「老維鼠」還想回來「跌倒揦拃沙」、「死雞撐飯蓋」企圖再撈一筆，真的應似他名字「老維鼠」一樣「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也。

當年港府大官們也許做慣殖民遺民，搞個為提民心為驅「沙士」悶氣的文娛活動，也要請這樣一個「盲炳」來掌舵，他也真是連香港是方是圓也不知，擲出幾千萬幾千萬之巨款，請來些歐美瘀星到港表演，什麼老甩牙的皺皮「滾石」等，大唱五十年前之老歌，於是場場「盲公出殯——冇眼睇」，只得小貓三、四隻，此人有如拿香港之公帑返祖家接濟，香港市民打氣騷變成冚包散。最旺台的一場，是陳奕迅等本地歌手主唱的一場，而這些本地歌手是為香港而唱，不收錢的，此公浪擲一億，接濟祖家老友，也是相當有創意，可以名留青史，難怪他還有膽回來出書「攞景」了。

如今成立不久的「西九龍文化區管理局」，看名單其成員中大部分非本地人，將來的政策、設施會不會是那個「老維鼠」的翻版？會不會「日本能劇」、「越南木偶戲」等等非中華文化物為主？實在令人憂慮。建議不如光搞些不用下重本的「西九文化概念表演」算了，所費無幾，乾手淨腳也。

隨想國

命　運

興　國

我一向不大相信命運，我相信的是個人的努力付出。不過，最近和朋友相聚時，談起我們的老朋友梁玳寧突然離世，便有朋友感嘆，他開始有點相信命運了。

梁玳寧是我返回香港工作時認識的朋友，她非常關心我現在在台灣的兒子，從他在港讀小學開始，便常常鼓勵他努力學習，看到他學業有進步時就高興，看到他學業退步了便加以勸說。後來兒子決定回台灣先當兵後讀大學，她知道了也非常高興。得知他退伍後考上大學，更時常問他近況如何。

玳寧去世前一星期，我還在一個飯局中遇到她，那時的她，容光煥發，我還問她最近吃了什麼，可以讓她看起來年輕了很多。想不到一個星期後就聽到她的死訊，說是忽然昏迷不醒，幾天後就辭世了。後來才知道她是中風腦溢血不治。

朋友談起時，也說有點相信命運，就是因為同是中風，有的人就馬上死亡，有的人卻被救回，有的救回後卻癱瘓在床，有的則可以坐輪椅在家人照顧下出來吃吃飯，卻一個人也認不得了。這就是命運吧，朋友說。

真是命運嗎？命運要人死人就死？命運要人活着卻失去記憶，令家人窮於照顧，活得艱辛？在面對病魔時，人無論怎麼努力以赴，似乎仍對抗不了病魔。這個時候的人，就必須聽天由命？我有點懷疑，卻也有點相信命運弄人了。

詩紛留形

反嘉年華的壯美

陳智德

十一月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空地，出席由Microwave統籌的「音樂共生戶外音樂會」，與樂友劉子斌、陳偉發和Edmund Leung一起演繹了自己的〈昨夜的渡輪上〉、〈小巴的鬥爭〉、〈說不出的未來〉等詩作。同場原來還有鄧小樺讀評論，由阿P配樂，這是演出前兩天去聽盒子的音樂會時遇見阿P才知道的。

十一月八日的音樂會原來是作為「香港文化中心二十周年誌慶同樂日」的一部分，宣傳很少，似乎沒有任何朋友知道這事，站在台上看見下面全是陌生臉孔，有點孤立感，幸好還是看見一二親近的友好。

作為「香港文化中心二十周年誌慶同樂日」系列活動之一，文化中心空地附近還同時有其他活動進行，站在台上可以看見吹氣的賽馬塑膠玩偶、啦啦隊舞蹈者，在這樣一個「嘉年華」氣氛濃厚的下午場合，似乎真的不適宜煞費苦心地演繹頹廢的〈昨夜的渡輪上〉等詩。

但還有什麼關係？我依然相信音樂和詩歌的力量，對台下認識與否的人們同樣有觸動。何況，還有台上的阿斌、發仔和Edmund，他們深知這些詩歌的意義，琴鍵擴闊了詩境，結他弦歌增添更多句子。追聽、配合他們的樂聲，我有時望望台下，有時望天，或回望他們，我投放更多情感於閱讀聲中，我們實現出一種生命，一切都是共同的結果，我們共同完成了一種不合時宜的頹廢，也成就我們預期以外的反嘉年華的壯美。